



黄包车有三块照会

贺友直 图/文

凡是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的人,绝对不会忘记当亡国奴及低等民族的苦楚和耻辱,当时在鬼子的占领区生活的人随时会遭屠杀,生活在租界里的人不但是被洋人欺压,并且还要受也是亡国奴却被他们的主子用来镇压居住在租界里的人的欺压和凌辱。别的不说,单举交通工具为例,如今,一块汽车牌照在

黄包车本名人力车,1873年自日本引入,翌年投入运营。因车身漆为黄色,故俗称黄包车。它是老上海重要交通工具,也是老上海一大城市景观,大街小巷,无处不有,载客载物,一路飞奔。难怪很多以老上海为背景的电影、电视剧,都少不了这一道具。

黄包车起初运营于两租界,由工部局或公董局相关部门颁发执照。每张执照可经营车辆若干,不同时期多少不等,多者100辆,少者25辆。每辆车一个牌照,俗称照会。租界内人力车公司初期车主都是外国人,车辆由中国包头承租转放。后来,有些外国车主将车子卖给中国人经营,这才出现了中国车主。再后来,华界自办人力车公司,南市、闸北、浦东、吴淞等地,都有公司经营。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上海人力车鼎盛时期。1934年,上海登记在册的人力车工人有78630人,车主4814户,人力车20596辆。抗战胜利后,因三轮车兴起,人力车

逐渐衰微。1945年冬,国民政府拟于三年内在全国禁绝人力车,但这一计划在上海因人力车工人、人力车主群起反对,没能行得通。到1949年底,上海人力车还有3659辆。

近代大部分时间里,上海有三个行政实体,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他们各自独立地对人力车实

黄包车为何要三块照会

熊月之

行管理,颁发的是不同的牌照。公共租界牌照俗称“大英照会”,行驶范围较大;华界牌照俗称“小照会”,只能在中国地界行走,不得进入租界。法租界的牌照,一部分是面向南市的,即法租界与南市通行;一部分是面向公共租界的,即两租界通行。在很长时间内,持有大英照会的车主可以不受限制地兼指法租界牌照,所以,大英照会被认为是大照会。

黄包车夫靠出卖体力为生,没有多少技术,待遇低,生活在城市最底层。丰子恺曾经描写黄包车夫的生活:“这种工人实在是最苦的。因为略犯交通规则,就要被路警殴打。英租界的路警都是印度人,人们都喊他们红头阿三。法租界都是安南人,头戴笠子。这些都是黄包车夫的对头,常常给黄包车夫吃‘外国火腿’和‘五枝雪茄烟’,就是踢一脚,一个耳光。外国人喝醉了酒开汽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最吃苦的是黄包车夫。因为他负担重,不易趋避,往往被汽车撞倒。”此外,他们还要受到一个车夫头目的压榨。从逻辑上说,一个车夫是可以申请三个照会的,但在事实上,车夫是无力申请三个照会的,因为多一个照会就多付一份车捐。更何况,不同地段分属不同帮会头目把持,所以,如果从闸北到南市,当中势必停下车来另换车夫。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里,自由通行。但是在那时的租界里不行,太平洋战事未发生时日本鬼子尚未

进入租界,租界是由英、法统治,交通统由英法华三方管理,由此一部黄包车就必须钉上英租界、法租界、中国地界三块照会,唯有如此才可以三界通行。

祖母1912年生人,今年已经整整一百零一岁。祖母记忆力日渐衰退,思维有时混有时清晰。但她96岁以前,冬至祭祖一直是她每年的必修课。

冬至前好久,祖母便将折叠好了的形状如元宝的锡箔排列整齐,一百个元宝一排,大约要折一千个左右。她会让我叔糊两个红色的如档案袋一般大小的信封,一个信封写上祖父的名字,另一个信封则写我的曾祖父母等的名字。到了冬至这天,祖母早早起床,去菜场采购,都是一些祖父生前喜欢吃的荤素,回家后认真地准备饭菜,等到荤素菜肴端上桌,仪式便正式开始。

祖母会在门外放一把笤帚(大约她的意思是不让野鬼尾随而至),门口置一盆清水及一块簇新的毛巾。然后,她点上一炷香,到门外将祖父等祖先请进家门。进门后先做一个请他们洗脸的动作,随后做请他们入座的动作。不仅要请祖父回家吃饭,还要请上祖父的父母、兄嫂等,整整要祭奠一桌10个人。

一方方桌要坐10个人,母亲问祖母要如何坐得下。祖母答:“没关系,南北各坐三位、东西各坐二位。”哦,早已化作青烟的先辈们所占的空间一定是很小的,站在一边看热闹的我这样想。祖母嘱母亲在每位祖先的酒盅里倒酒,一次不能注人很多,然后每隔十多分钟便往每个人的碗中斟酒,意为添酒。此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官邸改革提到议事日程,这对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有着重大意义。官邸,即官员的住所。从皇族贵胄到公卿百官,分别冠以宫、殿、府、第、院、署、舍、虎、麻、斋、衙、宅、居等字样,别称为“殿寝”“殿舍”“府司”“府国”“府舍”“邸第”“邸寓”“官局”“官舍”“公署”“官麻”“官虎”“官衙”“官斋”“官院”“官室”“府国”“府第”,不一而足。

官至正三品权刑部尚书程公许,在诗中多次写到对官邸的感受。有一诗写他“人都一年余,舍馆五迁,最后得杨园空屋,僻远市器,宽洁爽垲”。一年搬五次家,实属频繁。有次官麻迁移到郭婆井这个地方,“绝知家具少于车,伴我奔驰几篋书”;搬家时随行家具不多,多的是他喜欢的书籍。“官居何似僧居,著称层楼望眼舒。绕槛湖光与山色,可无佳句与消除”。

周必大官至左右丞相。他前任太和县丞时,在官麻修建了3个亭子,各以松竹、江山、桃李为主题。他吟咏道:“松竹林中读异书,公徐有味在三徐”;“古来丞尚涉文书,近世何曾识吏胥。不对溪山种桃李,官居真复似僧居”。也许他在任内不需签押更多文书,以至于感到无比空闲,无聊之极,直将官居比作僧居了。

苏辙当过五品的大中大夫,也曾在诗中说:“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怜贫故人扉”。他还和人诗韵写过《官舍八咏》组诗,“筑室城市间,移柏南涧底”;“宦游不忘归,何异鸟欲翔”;“暮归室中居,唯见窗户幽”。显然他看重的是官邸的幽雅环境,而非其豪华排场了。

曾任七品通判官的马之纯有《金陵百咏》,写到南京不少官邸,如《王宅宅》《陆机宅》《沈约宅》《江总宅》等等。九曲青溪流经古城南京汇入秦淮,那是一处官邸林立的繁华区域,“青溪第宅斗鲜妍”,但“最是江家宅可怜”。江家宅是南朝陈代宰相江总的宅第,至唐已式微。刘禹锡写《金陵五题》云:“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宋代马之纯看到的已是“江家宅畔成花圃,东府门前作菜园”,“路上行人争指处,桥边遗迹尚依然”“惜此屋庐还似旧,不知曾读黍离篇”。《黍离》是《诗经》中的一首,集中抒发了亡国之悲音。一座官邸的变迁,确也凝聚了一段难忘的历史。

明代戴冕有《抵胶州》诗,说他在赴任途中:“依稀见郛郭,仓皇问官邸。土墙诗半阙,草屋惊全圮。所幸民俗淳,稍使客情喜”。他对住房要求不高,只要当地民风淳朴,便足引为慰藉了。

梦。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后,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现了:我们要承包飞机。梦想是美好的,办手续却是痛苦的。当时的中国民航业并未对民间资本开放,私人包机无异于白日做梦。我们用诚意敲开一个个门,苦口婆心讲述自己的想法和志向。终于,老规定有所松动。1991年7月28日,我们承包的首条长沙到温州的包

敢于做梦 抓住机会

王均金

机飞上天了,在温州新建的机场落地,这是国内的首条民营包机航线。媒体称我们的举动是“胆大包天”。这一刻,我们有了第三个梦:哪一天能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们企业规模壮大的同时,自身素质逐渐提高起来了。所以当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后,我们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申请成立了吉祥航空。2006年9月25日,当我登上上海飞长沙

在我书房的一只汝瓷花瓶中,插着数枝风干的莲蓬,伴随着书香茶韵与晨课晚读,和我共同守着岁月。

莲蓬,俗称莲蓬头,是莲花谢后留下的花托,那一个个小圆孔莲房里的东西,即是莲子。儿时每到夏末,浦东的林根叔就会送一袋莲蓬到我家,说是让小孩吃了可以去掉一个夏季的日毒,清凉泻火。可我不爱吃,有些苦涩。只有把莲子中的绿胚芽抽掉,拌上糖,做成白糖莲心,才令人爱吃。

如今这些风干的莲蓬,由于夏阳秋风的浸染,寒露冬雪的滋润,早已由当初的青翠苍绿演变为深咖啡色,并裹上了一层时光的包浆。尤其在阳光的映照下,泛出带有金属质感样的肌理效果,像铜铸的一样,弥散出一种庄重朴穆的沧桑感。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云:“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那么莲蓬却是进一步升华了,曾经美艳归平淡,历经风雨更坚挺。

干莲蓬的姿态也颇自然而潇洒,不拗造型不摆谱,或昂首向天,或俯视图观,或垂弯默然,凸显着那种淡定悠逸和安适自信,仿佛是以出世的精神守望着入世的红尘,给人以可遇而不可求的相逢是缘的践约。仔细看那些个如蜂巢般的小莲房,昔日曾挤满了青碧圆浑而壮实丰腴的莲子,如今已大都莲去房空,唯有阳光的碎影留下了斑斓的色彩。偶尔也有二三颗已风干成小豆般的莲子,像难别故居般地留在莲房内,耐得寂寞与孤单,似乎不愿从它们当年那个青绿纯净的梦境中走出。莲蓬所繁衍的就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莲池旧是无波水,莫逐狂风起浪心。”唐元稹的诗句,点

出了一种悟道的意境。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是汉代乐府古诗《江南》中的名句,也是我们儿时的童谣。莲,是江南唯美的名片和诗情的符号。莲花不像樱花那样,花谢后落英飞舞,随即一切皆空。而是花开花落后,依然高举莲蓬,在栉风沐雨中,在霜晨雪夜里,才蜕变成色如古铜坚如铁,这可是个脱胎换骨的涅槃过程。据有经验的老农讲,采摘干莲蓬,一般要到第一场腊雪之后,只有经过腊雪浸透过的莲蓬,不仅可以使之具有内在的硬度,而且可以永久存放,不会有虫蛀及霉变。可见这莲蓬是历经修炼,才终得正果的,这也就是红尘中的执着。而且在“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后,真正能成为干莲蓬用的,一池莲塘中,往往也只有数十根。

莲花原是清水供养,而当莲花变成莲蓬之后插入古瓷旧瓶中,连清水供养也不需要了,莲蓬已变得无欲无念、无需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大朴不雕。大美无言,极具禅境佛意。记得最早看到干莲蓬。就是在庙宇大殿的佛龛上,见香烟氤氲缭绕中,数枝莲蓬悄然立于大花瓶中安谧地相望,传递着一种随缘的温馨。为此莲蓬又被人称作佛果,佛像的底座,大都为莲座。而僧人的住房,也被称作莲房。可见莲蓬与佛家有着前世今生的相约。礼佛时,省吾身。诵经日,感大千。

我的书房斋匾“禅风堂”,系由程十发先生所题。闲暇时面对静立的莲蓬,焚香熏沐,自觉清气入胸,禅风盈怀。

王琪森

莲蓬说

王琪森

王琪森

